

让书本变得立体,以展览之力带动阅读之热

# 在上海,为“阅读”策展



## 首个「全民阅读活动周」

### 焦点

本报记者 施晨露 钟茜

“我敢说,没有什么比读书更令人愉快的了!”在上海博物馆东馆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: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展厅尾声,许多观众与简·奥斯汀的这句名言欣喜相逢。

同在浦东花木地区的上海图书馆东馆,4月23日“世界读书日”当天将举办“上图之夜”,把整座建筑变成一个沉浸式展览场域,邀请读者踏上一场“文字奇旅”,预约名额一放出就秒空。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(4月20日至26日)期间,同时在上图东馆举办的展览多达10余场。

在思南公馆,“虚构集3.0”文学展吸引络绎不绝的年轻人通过“一步向上”的台阶进入充满趣味的互动展陈空间。一旁的提示显示,“一步向上”是展览聚焦的作家村上春树作品中的一个小彩蛋。

在上海,为“阅读”策展,正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。当书本上的文字转化成立体的展览语言,展览之力能否带动阅读之热?

### 走进展览,开启阅读体验

走进上博东馆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: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展览序厅,仿佛步入一座古老图书馆的静谧角落。展厅里人流如织,重点手稿展品前围满观众,其中有身着简·奥斯汀时代礼服的年轻女孩,有白发苍苍的老人,也有慕名而来的外国观众。

记者采访当天,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东昌中学学生带着荷兰交换生一同观展。读高一的流明和徐梓淇在展览文创区挑选作家明信片,打算送给外国朋友。她们发现,荷兰同学对莎士比亚很感兴趣,那是他们的“必考科目”,他们同样也喜欢J.K.罗琳的作品。“希望在上海看到更多这样的文学展。”谈到展览对阅读的带动作用,流明说:“我刚看完展览出来就打算买本书。”她在展览里被“种草”了《弗兰肯斯坦》,想读原著。

3月17日开幕以来,这场特展吸引了不少文学爱好者。相比富有视觉冲击力的作家肖像画,看似朴实无华的手稿、文献和名言金句,反而成为观众驻足最久、讨论最热的内容。

这是上海博物馆第一次举办与外国文学有关的展览,也是英国国家肖像馆首次在中国大陆亮相。“接到展陈任务之初,我们做了小范围的问卷调查,发现大家对第一、第二单元的英国作家了解程度不高,到勃朗特姐妹才开始逐渐熟悉。”上博陈列设计部馆员黄逸鲸介绍,将作家肖像与手稿、文献并置呈现,是展览最大的特色。正如英国国家肖像馆17世纪藏品高级策展人凯瑟琳·麦克劳德所言,这种组合是让作家、文字与观众“靠得更近一些”。

策展团队特意挑选中国读者熟悉的“金句”装饰展墙,你也许不熟悉雪莱,但抬头看到那句“如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”,就会豁然开朗——哦,原来是你。展厅结尾处设置了作家正在书写创作的还原式场景,剪影形象分别取自济慈、简·奥斯汀,滚动播放34句文学名言,每句停留30秒。设计团队最初的想法是“答案之书”,观众坐下与其合影时,定格的那句话或许就是今日的缘分之句。没想到,很多观众静默伫立十几分钟,读完所有句子才离开。

上海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合作协调部主任李颖也有类似的“没想到”。多次延展后,不久前在上图东馆落幕的“爵士时代的回响——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出版百年纪念主题展”,是团队首次为单本经典文学作品专门策展。“我们将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提到的小说书籍、时代音乐、专属色彩逐一提取,把学术界的专业分析、深度文本解读,拆解重构为直观的展览语言。”李颖说,“分析文学意象、文本符号、色彩隐喻,在文学评论界也属小众、专业的学术内容,原本以为可能只有中文系、外国文学专业的读者才感兴趣,但转化为可视化、场景化、通俗化的展览元素后,反而十分‘圈粉’。”

■在上博东馆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: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

你也许不熟悉雪莱,但抬头看到那句“如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”,就会豁然开朗——哦,原来是你

■在上图东馆落幕的“爵士时代的回响——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出版百年纪念主题展”

很多读者反映,电影看过、书也读过,从没发现里面藏了这么多细节与隐喻,看完展览,特别想重新细读原著

■在思南公馆“虚构集3.0”文学展——

读者把逛展形容为“和村上春树的初遇”,“我很喜欢展览对书中意象的展示,第一次真正深入村上春树的作品,感觉和以前印象中的他很不一样。回去打算读《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》《听风的歌》。”

为贴近年轻人、小读者,这次展览特别设置了AI互动环节,也有潮流的视觉语言,“实际落地后发现,反而是纯文学的深度解读、文本细节深挖、时代背景考据,最能打动和吸引读者。很多读者反映,电影看过、书也读过,从没发现里面藏了这么多细节与隐喻,看完展览,特别想重新细读原著。”李颖说。

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几位90后、00后编辑主导的“虚构集3.0”文学展连续第三年在思南公馆举办,去年的主角是博尔赫斯,今年还原了村上春树的文学世界。“我很喜欢展览对书中意象的展示,第一次真正深入村上春树的作品,感觉和以前印象中的他很不一样。回去打算读《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》《听风的歌》。”读者“薄荷”把这次逛展形容为“和村上春树的初遇”。

“我们特别想把经典书籍放在展厅里,可惜空间实现不了。”黄逸鲸说,“在展厅里看到让自己心动的句子、触动自己的作家,回去开始阅读他的书,开启阅读体验,是一个很好的起点。”

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上,记者发现,不乏读者自己整理的展览“手搓书单”,“看完展览,想把这些书都翻一遍”。

### 互动共创,阅读更生动

在“虚构集3.0”现场,有一面“百分百日历墙”,灵感源自《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》。开展首日,它的大部分格子是空白的,展览第二天,不同的字体填满一个个格子,比如,村上春树的生日旁,有人在另一个日期标上“我的生日”;有人记录自己的纪念日——来自上海的第一天、“上岸”那一天;有人写下加缪生日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日;还有人写“拥有自己就是100%”。

另一处常有读者埋头书写的区域是展览尾声的“象的失踪”。找回“大象”,就是找回心中的平衡之法——“过真实的生活”“音乐和舞蹈”“修图书馆”“阅读、行走,是一位感受”等,一张张便利贴上,是一位位读者留下的“大象重回平原”的方法。抬头望去,窗户玻璃上的“金句”出自村上春树第一部小说《听风的歌》,“那时候,大象回到平原去,我则用更美好的语言开始讲述这个世界”。正如读者所说,“文学展里没有价值连城的展品,但有巧妙的用心和生活的态度”。

即便是拥有重磅藏品的上海博物馆,比起展品价值,和读者有关联的“彩蛋”更令人印象深刻。黄逸鲸提到,英方提供的展览介绍里没有提到奥斯卡·王尔德的《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》,上博设计团队不仅补充说明,还放了一幅《快乐王子》插画,旁边印着王尔德的名言“浪漫是不会死的,它像月亮一

样永恒存在”,通过微信扫描语音导览,会发现这句话是林徽因翻译的,这让不少观众觉得有趣又感动。

展陈细节也融入文学“彩蛋”,地面上的钢笔画展标来自王尔德手稿背面的图案,仿佛作家自己在对观众说“请往这边走”;展厅布置中融入英国诗歌“五音步抑扬格”的韵律,这是黄逸鲸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时获得的灵感。前两个部分的展墙为白色,较为明亮,是“扬”的状态,第三部分“冲破樊笼”讲述当时出版社对作家的压制,门洞压低至2.2米,展墙色调也是沉郁的雾霾蓝,步入后两个展区,空间重新“扬”了起来。“有观众留言,‘冲破樊笼’的暗空间非常契合主题。很欣慰大家都领悟到了。”

“过去图书馆办展,重在呈现各类版本文献。比如展出《金石录》,展柜里只能翻开其中一页,这是零散的‘点’,很难拼成完整的‘面’。”李颖说,当阅读推广成为展览主线,“能做的事情就不一样了。挖掘文献中的话题,穿越单一的典籍,把多种文献里可以相互链接的脉络、细节梳理出来,用故事、主题形式呈现”。上海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近年举办的展览多以“主题沉浸展”命名,“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动手体验、实景场景、氛围营造,让文字不再单薄”。

在李颖看来,为“阅读”策展,创造的是一个多维交流的“书香场”。“以前我们做读书会、书单推荐,大家围坐在一起,围绕一本书、一个故事、一个主题交流想法,寻找志同道合的书友,这是相对传统的形式。展览本身就是一个场域,只要对这个话题感兴趣,走进展厅的人自然而然就能交流起来,还可以通过执笔书写、留言的方式形成笔谈。很多读者专程、反复来看展,一次次翻开陌生人的回答,互相共情、彼此启发。”

### 文学展热,堪比文物展

昨天,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在小红书开出官方账号,第一条笔记就是关于5月即将举办的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——停止阅读意味着停止思考”大展的。这次大展将汇集费·米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馆的157件馆藏核心展品,一个月前还未正式官宣时,就在社交媒体引起热烈讨论。“还得是上海”“为什么我不在上海”,一条条评论,足见读者对高品质文学展的需求。

“文学展要成为热门展览题材,需要更多策展规划。”上海博物馆展览部主任褚馨认为,只要策展得当,文学展完全有潜力成为继文物大展后又一受追捧的门类。

在上海,关于阅读,小展有小展的巧思。书本变得立体,心灵可以安放,“今天,为什么我们需要阅读”的答案不言自明。正如上海图书馆“典籍有意思”系列展正在编辑“让诗风穿透一切——《诗经》草木意象主题展”策展人高秀芹所建议的,“到展厅走一走,随意坐在我们准备的座位上,随手翻一翻手边的书,认识一个图书馆员,和现场工作人员闲谈三两句,和不小心挤挨到的观众互递一个微笑——展览不是为了提供更多草木知识,而是希望让读者在桃之夭夭、禾麻菽麦中,体味生命本然的丰足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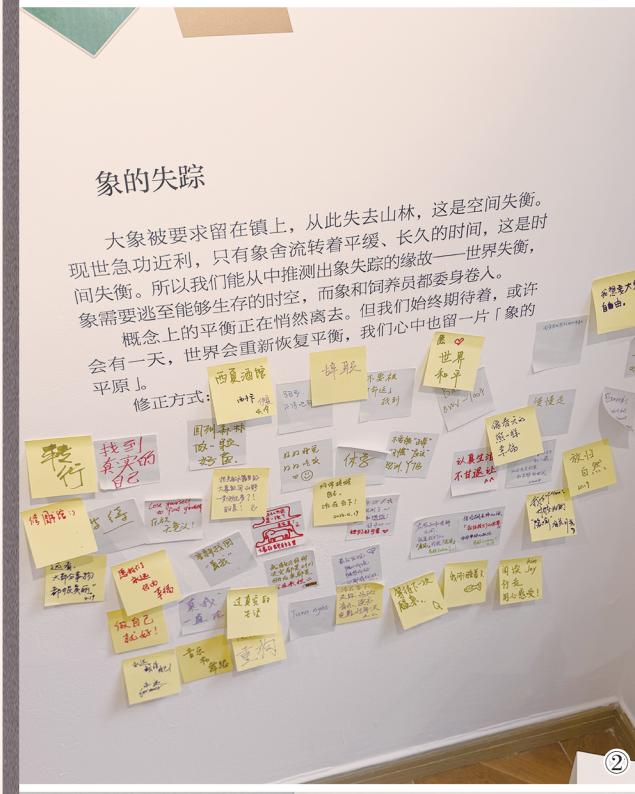
社交媒体上,有年轻读者记录下在“虚构集3.0”展览现场闲逛,耳边响起温柔爵士音乐那一刻的悸动。“逛累了,点一首村上春树喜欢的爵士乐吧。”

文学展,可以读,可以听,更重要的是,可以感知阅读的美好。

①观众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参观“从莎士比亚到J.K.罗琳: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”

②思南公馆“虚构集3.0”展览尾声“象的失踪”板块,一张张便利贴上,是一位位读者留下的“大象重回平原”的方法

③“虚构集3.0”文学展,读者在展厅翻看图书



顾杰

最近的一场阅读论坛上,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徐强透露了一组数据:过去一年,上海图书馆电子资源下载量突破1亿篇次,较上一年增长了一倍。分析发现,大量下载并非来自人类读者,而是人工智能大模型在进行数据采集。图书馆积累的权威学术数据,正成为AI训练的“燃料库”。

这个现象颇值得玩味。一边是AI大模型不知疲倦地“借阅”并学习着人类积攒下的各类文献资料;另一边,本周全国迎来首个“全民阅读活动周”,今年还是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》正式施行的第一年,国家正以法治之力推动全民阅读深入日常生活。

两件事碰到一起,难免让人产生疑问:当AI能以超人般的速度和广度“读完”一座图书馆,我们普通人还需要读书吗?答案是肯定的。无论技术怎么迭代,阅读这件事不会消失,变化的只是载体和方式。换句话说,问题不在于“要不要读”,而在于“要怎么读”。

AI时代,人类的阅读不是要和机器比拼谁摄入的信息更多、效率更高。真正的变化在于,阅读能力本身被重新定义了。过去,能读书识字、获取信息,就算具备了基本的阅读素养;如今,阅读能力的内涵和外延大大拓展,阅读不再止于信息的接收和知识的堆砌,而在于从中培养良好的提问能力、批判性思维、创造性想象和独特的情感共鸣等。比起获得所谓的“正确答案”,这些素养更是今天阅读的价值所在。

进一步而言,在AI可以瞬间输出答案的时代,我们反而要格外推崇一种非功利性的阅读。不为

考试,不为写论文,不为聊天时“掉书袋”,甚至不为“提升自己”,就是单纯因为想读而读。很多时候,人类精神世界的充盈和丰沛,恰恰来自这些看似“无用”的阅读时刻。而这些体验,再聪明再高效的AI也无法替人完成。

当然,技术从来不是阅读的敌人。恰恰相反,AI完全可以成为阅读变革的催化剂。问题是,我们要想清楚怎么用。如果技术只是用来推送更精准的爽文、制造更让人放不下的“碎片信息,那确实无异于消解阅读,但如果用它来服务人类的深度思考,前景就完全不同了。

以上海图书馆的实践为例,馆方在为AI提供数据的同时,也向社会开放了1.5亿条数据,吸引全球1700多支团队利用AI进行创新研发;这些年,AI对古籍手写体的成功破译,大大降低了经典阅读的门槛;AI的帮助和梳理,普通读者也可以快速熟悉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,而不是在信息海洋里盲目打转;AI甚至可以成为问答伙伴,在读完一本书后,提出一系列问题,逼读者把自己的理解讲清楚。总之,种种应用的方向,不是要替代人类去阅读,而是要把人类从低效的信息筛选中解放出来,把更多精力留给真正重要的思考与感悟。

说到底,技术进步不可阻挡,但AI在“读”和人在读,从来不是一回事。机器读了1亿篇文章,它不会因此感到更快乐或悲伤,而一个人哪怕一生只认真读过几本书,只要这些书真正进入生命,或改变了思维方式,或滋养了情感世界,那阅读的价值就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比拟的。

## 当大量“借书”的是否,人类还需要阅读吗